

周益文忠公集六十三

平園續彙二十三

宋廬陵周益公必大著

神道碑三

朝散郎充集英殿脩撰林公光朝

神道碑

慶元三年

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答以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孟子告齊宣王以諸大夫曰賢為未可必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是二者古今觀人之要術於吾艾軒猶信初予與著作佐郎劉夙賓之為同年進士後識故相陳正獻公皆莆人也賓之博洽剛命

正獻道德隆重其不輕許可則均每論其鄉人之物
實之曰艾軒吾師也正獻曰艾軒吾友也後子官太
學會諸生財亦人人推林艾軒蓋其博學篤志乎不
釋卷出入起居必十規矩事親孝御下一行已恭執
事敬勇於義審於思善并美其宜為當世所宗然未
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常曰道之全禮
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周已支離老復
增加道愈遠矣文辭古雅不事雕鏤如清廟朱絃可
一倡三歎也五十方奏名則有命焉於時朋游若門
弟子官達已多交賀於朝區區一第何足為公重歎
其因仕行道耳夫未仕而鄉人之善者以為師友通
國之人皆謂之賢既仕則又為之喜由是天子察而
用焉茲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誠之不可揜也如此
艾軒公自號也隆興元年調袁州司戶叅軍未上
召對改右承奉郎知永福縣大臣論薦不已 召試
館職乾道五年七月遂入祕書省為正字兼國史編
修實錄檢討官六年佐著作兼司勳司封郎官七年
遷著作郎兼郎禮部八年進國公事業兼

太子侍讀史職如故九年請外以直顯謨閣提
點廣西刑獄淳熙改元易使東路二年茶寇自荊湖

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黃進各以其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徙公轉運副使公謂賊勢方張留也。不去督二將遮挈俘獲相繼賊驚俱宵遁。上聞之喜曰林某儒生乃知兵也。加直寶文閣。明年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翰德四年二月乙亥。駕幸國子監命講中庸。上天稱善面賜金紫。已丑除中書舍人為誥有古風坐繳奏新御史除目改權工部侍郎請外以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宮五年五月六日卒比其出處大略也。公諱光朝字謨之世為興化軍莆田人曾祖南一祖繁父勅贈奉議郎母恭人曾氏享年六十有五。是歲十二日。葬本縣麥堆原之北。娶徐氏封恭人。六子今存者宜季能季某官一女適某人猶子成季力學而賢為公作家博正獻公又作祠堂記。凡公行誼閎闊已許而其子姪復以先志來求墓隧之碑。予念昔在兩省公適登第典二秘書公來著庭佐春官公為郎掌史事公為僚晚忝官端同事壽康皇帝前後五聯官曹大而道德性命之理無不講內而閨門寢食之私無不及讀書未達賴公折疑屬文未工咨公指瑕平居相愛殆同天倫公之本末皆親見熟察

非但傳聞而已是宜為銘其銘

南賢好修 志誰不勤 汲古纂言 業誰不精

孰如林公 好學而醇 所持者正 所勉者誠

身猶布衣 人曰公鄉 年未強仕 人曰老成

時雨之教 其化也深 水上之風

渙然有文 瞻彼莆中 冠蓋如雲 祭公于柱

過者必欽

資政殿大學士毗陵侯贈太保周簡惠公蔡

神道碑 慶元四年

高宗皇帝足馬渡江中興炎作其豐功盛德固不容

盡述竊窺大要以仰成宰輔信用臺諫為本三十六

年間命相不一自今觀之激士氣復故疆張丞相浚

之心也固根本俟機會趙丞相鼎之志也專持國秉

一意和好者秦丞相檜也三相所主雖不同其人才

進退政事弛張是非得失公論各不可揜至於身任

安危則一而已當是時言路固多名臣其視力輕重

而為向背亦或有之惟毗陵周簡惠公以乙卯歲趙

張並相之日四月入臺十月追殿中侍御史在職僅

兩月言事臣三十章大抵謂因治其國乃能成功今

外有疆敵內有群盜不可事虛文貽實禍歷條暗政

二十余事指宰相不任貢。上变色曰：趙罪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柰何？遽以小事刑迹之。公徐奏：「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今臣一及大臣便為刑迹，使役過而不改罪矣。」日深非所以保令之也。上改容曰：「此論甚奇。」最後連章極論趙子洎語侵趙公文，倫張公大舉北伐繫國存也。坐是不得其言而去。迨秦公獨相，意公必憾趙，再按公入臺，公語人曰：「元鎮已貽某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也。」一日內降差除四公言願陸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又歷疏三大弊，秦怒甚，不數月改左史，因是流落於外。十六七年秦薨，始為禁從，席未暖復去國。孝宗即位，公與張燾辛次膺任，古首被召，初對有繩愆糾繆之諭會。上以張公為極密使，督師江淮，銳意恢復，而公素不以亟戰為然，命佐夏官。明年六月符離退師，乃超拜政府。其後湯丞相思退與張公並相，或戰或和，多取決於上，而其實客議論間失之偏，公始終守自治之說，是則曰是非，則曰非不將不迎，不諂不訐，表裏洞達，無一毫之偽。又明年四月張公罷，十一月湯公亦罷。上再起陳丞相康伯虜已約和國，論治定時公在政府一年有半矣，因墜馬敗面傷手力。

請云 上不得已久乃從之其立朝本末如此所謂
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歟公諱葵字立義常州宜興
縣人曾祖密贈太子太保祖璟贈少保父裕朝奉郎
致仕賜緋魚袋贈少師姚秦國夫人王氏公少力學
自鄉校移籍京師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廷試以
歷數為問公既詳對又為說曰聖人兼天地之職一
物不遂必任其責凡易之大衍內經之五運六氣書
之閏月定四時老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皆當
裁成輔相以實之然後可以和固天人之際考管嗟
賞擢實甲科調廣德軍司刑曹事靖康覃恩循修職
郎用舉主陞文林郎注徽州軍事推官 車駕移蹕
臨安諸軍交馳攬上等死倖易公與判官攝行郡事
隨機應變千里帖然初大觀間諸郡增賦物帛其後
赦書已蠲減而漕臣便文復取於民公白新守力止
之訖公去乃增如故薦章交上改通直郎臨安府府
學教授未赴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公遂召試館職
將試復引對 上曰從官多說卿端人正士面除監
察御史紹興五年也尋充省試叅詳官開院適輸對
論內外兵勢 上密以措畫與公議信嚮方深既為
副端論事不合徒司農少卿四求去皆不允兩召至

都堂論 旨二相云以言求去非朝廷美事公曰某
離言路半年日以親老家貧謂外耳乃除直祕閣知
信州屢展戍期趙公罷張公當國陳公與義執政改
湖南提點刑獄公事以遠求易浙西又避本貫易江
東四歲四易地乞未嘗至八年冬社議已定公復彼
召論為國若有道戰則勝固和則固和則久不然三
者在人不在我矣九年二月除大常少卿五月再為
殿申既不合會傳某人賜出身除兩府者公又將論
之勢疏至殿幕改起居郎有 詔侍從兩省薦西北
人才公同給事中劉一止薦呂廣問廣問參政李光
容也擬試館職秦不可謁告不入言者論罷李併謂
公受其風持十二月黜主管洪州玉隆觀十年即恩
復直祕閣十二年春起知湖州十三年正月移平江
府復以 郊恩賜服緋魚北方初修稊初使駱驛公
不為禮又積與轉運議論不協其劾公設宴菲薄十
四年二月落職主管治州崇道觀屏居鄉閭二親益
老家益貧憂患速年人不能堪公獨安之二十五年
十二月復舊職知紹興府二十六年正月過闕除權
間書禮部侍郎賜紫金章服專兼國子祭酒又兼權
給事中言路忘之三月出知信州太學生列狀留公

不報居數月復罷郡二十八年起知撫州引道疾作
改提率江州太平興國宮十月直龍圖閣知大平州
水懷圩岸公太加修治凡百二十里傍郡諸圩皆沒
惟當塗歲熟市汙又堙雨暘交病公下令城中家出
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使使之三十年八月進
集英殿脩撰尋移娶用加敷文閣待制當江上用師
調度繁興不擾而辦三十二年七月除兵部侍郎時
孝宗初政增置講官九月首命公兼侍講積官左朝
散大夫隆興元年同知貢奉戶部開官兼權侍郎上
數批問錢穀出入公奏陛下勞心庶務日有咨詢若
出人意表足以聳動觀聽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
人乘間獻忠欲集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覲
也 上色為動自元彥亮薨衰立雖兩軍相持而移
文議和不絕張公自督府來朝密為上言虜失泗州
其偽官蒲察又安大周仁寄治虹絲懼罪皆欲來歸
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二相皆不與聞公
請對謂不可輕率累數千言 上唯五月李顯忠將
騎兵劄完洲步兵共十余萬取虹縣下灵壁既克宿
州二師始不協虜兵擊顯忠軍完洲不肯授辛勝負
相當至暮我師入城明日虜以解去金帛山積顯忠

不以犒軍衆怒而潰敗書聞 上思公言以左中大
失叅知政事正謝畢朝 德壽宮門無宿衛廷無閣
門公乞輪差從之故事初拜相賜銀絹二千疋兩執
政伴之辭則減半例自行首司申御藥院取 旨公
命勿申遂已每便朝二府先共呈機速房事既畢宰
相兼樞密使自與其二次呈西府文書叅政稍退一
日西府擬元居實浙西總管 上連問如何相樞皆
無語 上顧公問可否公前奏曰是人頃為御前買
北貨乾沒萬計公論必不可 上乃却其徐日後數
日公留身 上曰昨居實差遣不同議耶公曰此西
府事臣不與也是時袁雖主和而其右丞相兼都元
帥僕散忠義左副元帥紇石列志寧握兵淮北專任
邊防嘗以書達三省密院大略謂方議遣使遽乘不
備攻我符離魚乃為將臣所誤妄要功利乎今治兵
決在農隙旧疆歲弊如約則止衆謂彼不以興師歸
過朝廷及督府反為我設詞罪將臣其欲和可見矣
上合答書差右宣教郎假樞密院計議官盧仲賢右
宣義郎假將作監主簿季杅充通書官杅以妹為虜
主妃辭行命都轄官王林代之十月末仲賢等與虜
帥議定為叔姪國 上曰虜能以 太上為兄朕所

深喜詔遣從臣為通問使而以右宣義郎胡昉假樞密院編脩官脩武郎楊由義假樞密院管幹公事充國信所審議官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公與陳湯二相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洵；諸公待罪乞罷不許公獨畱身固請 上曰知何請之力也對曰臣誤蒙知遇欲為陛下正綱紀今不可得而正也 上曰為何不可公曰政出於一則綱紀可正今朝廷督府左右前後之臣皆欲自行其言此臣欲去者一也臣初為言官晚忝侍從事有不可大即奏論小則堂白言雖不從臣責塞矣固無愧於心也出而為州事苟難行反覆論之不從則委曲行之使百姓不至受弊亦可無愧於心也惟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為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暨至榻前 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勉書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臣欲去者二也 上察公誠不以為罪第不許其去議者多請幸金陵公曰車駕一動能保 德壽不為浙東閩中之行乎它日上又欲先下詔公曰 陛下能行數事警動天下乃可 上問其目公曰臣自初對便乞迎還 太上於大內盡發內帑付存司勿令近習干政汰溢額內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罷繫鞠卽飲燕內治奉然後可攘夷狄 上稱善嘗
因灾異詔群臣直言公請擇其可者行之 上曰類
摺撫細故耳公又及前數事至議用兵不可輕有一
御賭乾坤之語 上曰今戰雖不足守則有余公曰
措置未善政事未修雖守亦難同列皆甚其言退謂
公上不能堪明日公留身謝上更獎其直具曰聞卿
在中書事事力爭朕甚嘉之二年正月胡昉揚田義
見虜師於亳州逼昉等拜乃求還四郡昉等不可械
擊月余 上怒 詔張公行視師屯復遣戶部侍郎
錢端禮吏部侍郎王之望充兩淮宣諭使張公尋罷
以湯左相都督軍馬太傅和義郎王揚存中為同都
督改宣諭為叅贊軍事會盱眙又報北界來有所議
上方遣魏杞康胥充通問使副而忠義右寧二人遽
引兵分犯濠滁志在邀盟於是臺諫詆宰執主和誤
國太學生亦上書乞斬大臣公與相參並乞罷黜上
密以書示公曰初不及知乃止 詔留思退領都督
於朝以叅知政事王之望充督視公曰臨陳易將古
人所忌柰何移都督於陞辭之日况存中已為同都
督之望乃見執政反出其下願正稱謂使之速往號
召諸將併力扞虜 上大以為然亦升之望同都督

明日也望又乞專委存中母二其礼上復從之存中
遂都督軍馬而湯罷先是副樞洪遵罷上命公兼知
密院事公以祖諱辭詔免擊私銜已而召用賀允中
再致仕公兼領如故軍國事繁悉心裁決持論正年
甚得士心湯相就貶道亡公乞許歸葬上惻然曰
何至是耶胡侍郎銓郊前與郡公奏銓以直言又謫
嶺海今將任子壞之可乎上皆加納嘗乞召用侍
從臺諫上曰安得如卿直諫者公薦李浩龔美茂良
上皆以為佳士次第用之太當言郊牛斃公奏春秋
鼯鼠食牛帝免郊况邊虞永鑄請展郊以符天意事
下有司旦引春秋傳晦日為天忌軋德元年 藝祖
初郊以冬至近晦日改用十六日甲子至道元年當
郊而孝繼遷叛亦改次年今冬至適近晦兩淮復用
兵當候末年恭見上帝 詔從之時再遣武翼大
夫閣門宣贊舍人國信所幹辦公事王朴使虜軍而
擢錢端礼虞允文執政閏十一月新因陳公亦視事
公即奏臣向因顛墜求退 聖諭廟堂無人全力疾
少留今甫伯已相執政又有人可以去矣宣押數日
陳相亦乞留公公請益堅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陞對上曰卿筋力未衰它日宣召勿

辭公奏臣今年六十七三二年不死亦合掛冠 上
為帳然未幾王抃使歸虜自滁州退師和議成矣軋
道三年三月起知泉州明年復請祠六年告老章五
上加大文孝士致仕閑適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惟究
極死生之說淳熙改元正月十二日薨子里弟享年
七才有七上開震掉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累贈
大傅爵白宜興縣開國子加至吡陵郡開國侯食邑
通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娶李氏同安郡夫人
累贈魏國夫人前卒葬縣東清泉鄉梅林之原明年
正月己酉公合葬焉四年太常考功議以正直無邪
曰簡寬裕不苛曰惠易公之名人以為允四男長從
從事即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季楷宣教
即知臨安府臨安縣丞皆早世棟今為朝奉大夫新
知辰州林朝散即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賜緋魚
袋文桂適朝散大夫知雷州鮑同縣男十二人大年
儒林郎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戶部魚關大
軍倉大辯承議郎新知和州含山縣大壯適仕郎次
大本將仕郎次大中次大昌寄理從事郎新差監總
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市場抵當庫次大直大直
大任大翼大雅天經孫女十二人公孝於事親尤睦

宗族當任子先孤姪謝事徧奏諸弟之子其薨也幼
子與孫尚未命卒生問季不泥傳註嘗諭大孝物格
而后知至以調在人至為智在物至為道以吾
之智極物之道如兩物相眈故謂之格夫物萬不同
道一而已方其格物物我為二及其物格則自視無
我何有於物是謂知至作聖傳詩二十篇行於世文
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昔壬辰歲公年
七十有五予自小宗伯奉祠居過陽羨別公里第臨
分執手眷眷若有所屬後二年而公薨棟等推原先
志以著作佐郎李遠所述行狀屢來請銘其猶子檜
用公奉入官今掾廬陵日道二子之意趣如約義不
可辭銘曰

惟幾惟康 古以良弼 耳目股肱 衛上則一
蜂及後世 其戕乃折 越在臺諫 箴規排擊
進居廊廟 將順輔翼 前之貴人 今以自責
躬或不逮 言熟底績 惟簡惠公 端諒篤實
和戰何常 隨事應敵 其在我者 自治吾國
時雖不同 論則無易 或從或違 有始有卒
皇心褒嘉 士論厭塞 戎作銘詩 追紀賢德
一言蔽之 主聖臣直

中大夫祕閣脩撰賜紫金魚袋趙君 善俊 神道

碑 爰元五年

君諱善俊字俊臣 太宗皇帝七世孫曾祖仲營崇
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成王姚楚國夫人
王氏祖士嘗登進士第終左承議郎贈中奉大夫姚
令人石氏父不衰任閩路兵馬鈐轄家于邵武贈太
中大夫母碩人滿氏君幼力學彊記為文日數百言
年十六薦名南宮紹興二十一年以取應捕承節郎
監南嶽廟人六年中文科以忠翊郎換左承務郎知
南城縣承練達遇事風生太守以名聞 孝宗方留

意人物虞丞相允文亦薦若有邊帥才乾道三年堂
選幹辦諸司審計司五年兩易提轄權貨務都茶場
六年夏求補外便親知郴州 陛辭敷奏詳華 上
喜曰宗室乃有斯人留為太府寺丞發左帑奸弊人
服其能兼權度支即官歷奉議承朝奉郎十二月擢
淮南轉運判官分治西路兼刑獄茶鹽帥郭振卒詔
君攝事明年就除直祕閣知廬州歲早江浙飢民糜
至君既竭力周恤仍括境內荒熟官田三萬六千余
畝分三十六圩請凡土著流移賦力均給而貸以牛
種生者予屋死者給襦條具來上 詔大理寺主簿

薛季宣同君措畫竟亦不能易也是土曠人稀招耕
戶一率費緡錢數十君因流民仰食為裁其直主客
俱利戶口日增嚴戒團甲隊長毋以繇役擾之仍乞
給復五年大稱上意八年進直徽猷閣 手札問今
歲二麥幾何經旱乾者何以振之君秦麥已登場并
䟽耕種次第 上就委君廉問官吏貪殘刑獄寃濫
其倚信如此州城旧為虜人所夷郭振脩築未竟君
自詭續其功 詔金陵都統司共圖之君言異持侍
焦湖以通饋餉今煙涸當浚鄉兵旧保孤堽二山且
儲粟焉今屋壞葺願輟州財克其費脫虜敗盟則吾
守城之兵餉道無乏守儉之民至者如歸矣又陳軍
政三弊及招萬拿補神勁軍之闕稍旌民兵武勇者
以勵其余禁奸人盜馬淮北事多施行於是大修李
校新馬忠肅包孝肅公祠廣姚興廟春秋奉嘗文武
之士歸心焉 詔以戢事入覲 上嘉獎再三遂令
再任九年春 召為考功員外郎年勞邊賞轉朝散
請即朝奉大夫七月罷主帝台州崇道觀總半歲
上思君籌邊復召赴闕道除知襄陽府其臨遣也諭
以虜泛使在此故澤重鎮付卿加直亮圖閣淳熙元
年也至則治民正軍如合肥時亦有盜馬北界者對

境執以來君受而戮之邊人畏服轉朝散大夫十二月移漕淮東士民挽留間道乃得去以親老請閑徒知婺州未上求守甌寧去家僅二百里三年奉双親開州閑人以為榮君因俗而治庸懲不辜子者凡產育給金穀如格仍捐奉助之會淮西再謀師四年復知廬州君言和好不可恃戍兵不可增城壕不可不濬軍士屯田費大利微罷之便上以為然孫叔敖苟陂西漢七門堰漑田不貲君推尋故跡募民脩復屬邑坊場河渡已輸王錢又取羨入公帑君皆蠲之淮人迄今有遺愛六年懇求歸養詔與便郡遷朝

此處不錄

請朝議大夫俄丁外艰服除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十三年起知鄒州上曰武昌凋敝藉卿撫摩行召卿矣未至南市大火焚萬室客舟皆燼溺死千計君馳往視事闢官舍出倉粟以待無所於歸之人弛竹未稅開古溝創火巷以絕後患僚吏爭言用度將不足君曰吾且瘠已肥人允燕遊饋遺例冊所供下至車騎鼓吹一切省去未幾公私交俗丞代民輸稅役麥子一年郊恩封祥符縣聞國男食邑三百戶轉中奉大夫十四年再字甌寧奸猾乘穀貴導飢民群趨富家發其廩司議調兵掩捕君曰是趣亂也揭榜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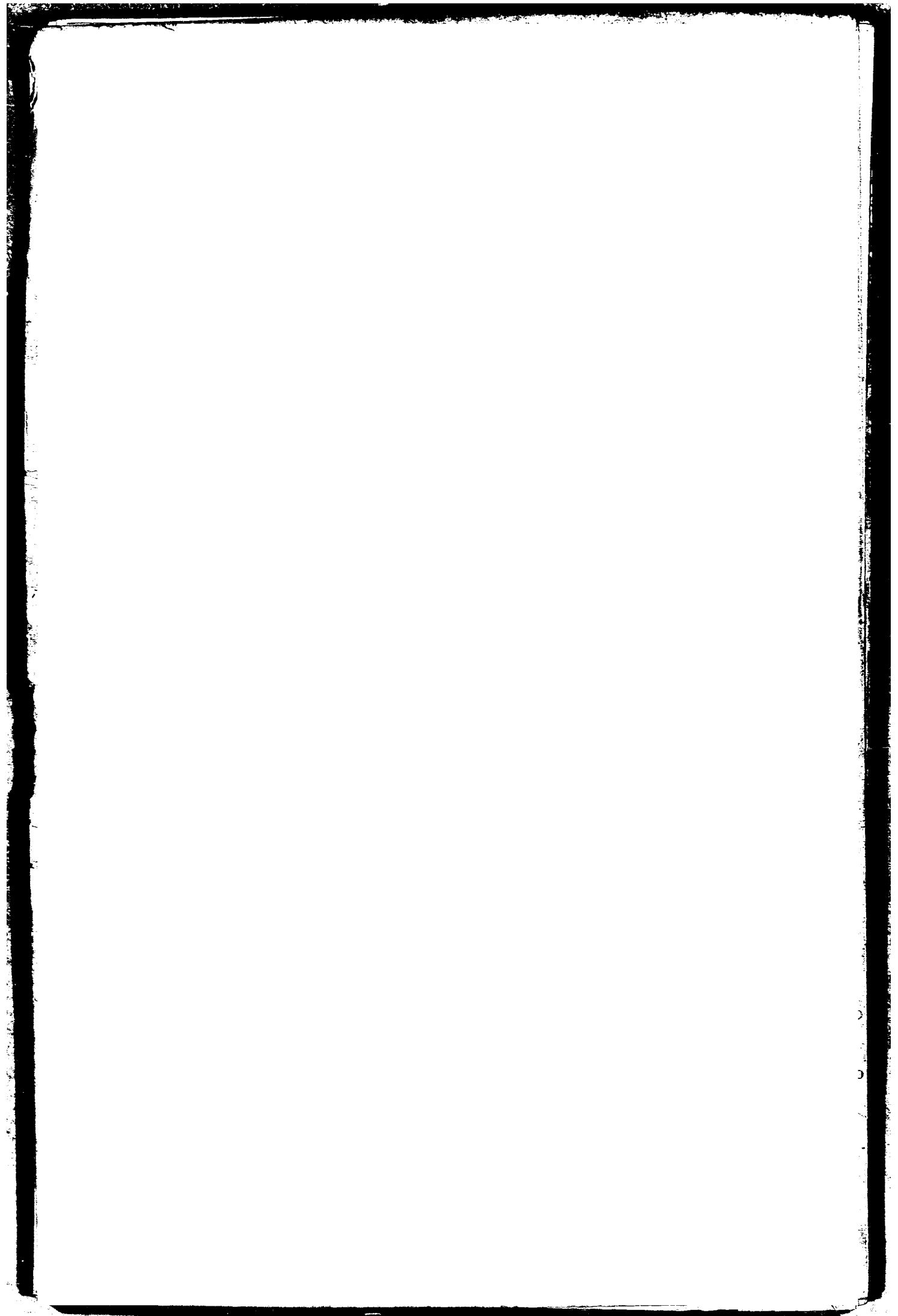
自新而論有力者平其價人以按堵邑尉獲盜希賞
管掠抵重生君平友十三人俗喜鬪殺君按甲令禁
私造軍器置義家以瘞旅樞皆晝 旨行之十六年
豫章闕師 上親用君會樞臣出鎮改閩漕引鄉嫌
移江西轉運副使 壽康皇帝覃恩轉中大夫初議
減月椿君言及州不及縣則縣仍迫取於民猶不減
也如本道隆興歲起十四萬緡撫州半之州不能足
率均外邑而邑之多寡自不均宜通一路裁額若干
下之漕臣酌郡縣偏重者均減之實惠乃可及民又
奏和買已白科從而折變益以糜費其數反重於正
絹減諸州點卒遇赦還為民害宜听其留不則改剝
鋪兵凡所獻明見謂合宜閱半年除帥湖南首乞擇
柳桂守臣而賞其有治理郊者嚴揀中禁軍教閱而
郊事藝不應格者後皆如君言先代納潭州屬縣經
總制錢及放折米折粳頭脚等萬計又代輸善化縣
兩鄉營田米二分湘陰荒田正米五百斛停醴陵淶
水渡錢補以州用攸縣旧科黃河鐵鑿歲萬六千緡
其二留州君既不取其一送使復為丐免其加惠斯
民多此類會臣僚請諸道節州費寬屬縣若曰是吾
心也又減七萬緡至唐法新假神言易十者詛其婦

翁劉子光子光忿甚募人支解易沉之江獄成以屍
不經驗奏裁君曰是可貸乎卒請殺之因毀淫祠勒
它夾改業治行轉開紹熙二年遷祕閣修撰招軍賞
賜服金紫尋召還在道差知鎮江府易泉州將赴丁
母憂追慕切至築蓼庵以居甫免喪而卒慶元元年
二月二十四也享年六十四妻金人黃氏佐君事親
以孝稱子男三人女將迪功郎撫州司戶叅軍汝石
受命而夭汝正從事郎監泉州在城鹽稅女二人長
通從政郎新興化軍興化縣令謝好古次蚤死孫女
一人明年十月庚申葬邵武軍邵武縣大坂之原君
風儀秀整襟度坦夷與人交緩急盡力年壯氣盛時
以功名自期尤喜論事如謂相位不可久虛日中黑
于郡國地震當鈔邊備 李宗每嘉之屢欲用君因
奏進士壬子自分兩塗仕州縣者不相下蓋繇階帶
左右流驚至此頃揚時掌論之今華貫清塗非進士
自不可至豈在二字宜如元豐官制有 旨從之自
後每為議者所指無重言矣所著詩文二十卷藏於
家予識君三紀中掌同朝晚代君守長沙嘉其整暇
又能集名士裒圖志五十二卷貫穿古今自為之序
益知其才之高汝將等以司馬蓮狀求銘乃為銘曰

昔在裕陵 作成宗英 養而教之 以義濟仁
粵踰百年 應苦麟趾 儒猷吏方 與寒畯
君才有餘 皇眷實紆 三馳壯轡 四提帥符
聲名孔昭 光我帝系 倚歟盛哉 本支百世

周益文公集

平園續稿卷第二十三



周益公文集二百卷

宋周必大撰

年譜一卷附錄五卷

明祁氏淡生堂抄本〔瞿鏞校並跋〕

一百冊

共撮7捲。撮制目錄見3584①

本部书未完

续后片卷

书 号 3584

本片卷含

卷30-40. 平園續稿卷1-23